

北京文学
创作丛书
BEIJING
WENXUE
CHUANGZUO
CONGSHU



苏叔阳剧本选

北京出版社

I2347

377

I2347

37

蘇叔陽

— 劇 本 選 —

丛书设计：王 晖

本书设计：杨新民

·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

苏叔阳剧本选

出版：北京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80,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900

书 号：10071·447

定 价：0.82元

序

吴祖光

北京出版社将为苏叔阳同志出版剧本集，这对话剧从业者和广大的话剧观众说来都是一个喜讯。经过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我们的祖国血肉模糊，创痍满目，人们惊魂未定，局势仍在动荡，重灾区的戏剧园地也还是一片荒凉的时候，一九七八年春天北京舞台上演出了苏叔阳的第一部剧本创作《丹心谱》。正如严冬过尽，春雷迸发，青云初展，春芽出土；这个年轻的陌生作者以他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无限忠诚，倾述了他对一世劬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博得人人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深情怀念，从而打动了千百万观众的心。作者塑造了一个刚直不阿的老中医和他的一家，以及环绕在他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对刚刚过去不久的一场长达十年的颠倒错乱的世态作了生动而概括的描绘，对生活当中正反两方面的人物都作了细致又准确的褒贬。难得的是，那时笼罩在大灾之后祖国上空的

阴云还没有散尽，孤儿寡妇的眼泪以及伤残者的呻吟也还没有消失，《丹心谱》的出现就更加使人感激奋发。唯其是第一个，所以可贵，苏叔阳同志出手不凡，宜乎得到内外行的同声赞佩。他正是以自身的一片“丹心”，用这一个剧本奠定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剧作家的基础。

苏叔阳的第二个剧本是《左邻右舍》，这个剧本仍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又一次轰动首都剧坛，久演不衰。《左邻右舍》的成功演出使苏叔阳的风格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什么是苏叔阳的风格呢？就是用平实的、流畅的北京语言，用素描的手法来表演老北京各种阶层、特别是中下层老住户、大杂院里那些小人物的悲欢喜怒的日常生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大姑娘，都是坐在台下看戏的北京广大观众的老熟人。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一股政治上的邪风曾经如何搅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如何扭曲了长时期和睦相处的左邻右舍街坊乡亲的习俗和意志。人性在这场大风大浪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然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跳梁小丑尽管曾经蹦跶了一阵，但最终仍只有落得出乖露丑的可耻下场。善良的作者用他饱含激情的笔触抒写他心底的强烈的爱憎。他告诉观众，在一场大难过后，今天，以至将来的“域中”，终归是善良人的天下。

我最后看到的是苏叔阳同志今年发表在《十月》上的新作《家庭大事》。作者写了以一个老工人为一家之主的各个方面的生活面貌，写了爱情、工作、事业，两代人思想上

的鸿沟所形成的矛盾，还有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大至国家、社会，小至家庭，生活本来是繁琐、复杂、多种多样的。充斥在生活里的可能大都是一些小事，但是小事到了家庭里，就往往变成了大事。变成了大事之后，事情便不好解决了，提出的问题也常常找不出准确的答案了。譬如戏的收尾，结束在年轻的汽车司机在为一位侨胞开车后的拾金不昧上，我就觉得好象还不太够意思，但是我确实也想不出更高的主意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前辈著名剧作家老舍、曹禺先生摆下的擂台，能在这里出手进招的作者不能是等闲之辈。苏叔阳同志是已做出成就的不愧为老舍的后继者中的一位。他熟悉北京的人情事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乡亲们的知心人，所以能够把这样的题材写得举重若轻，得心应手。除此之外，据我知道，苏叔阳曾是中医学院的党史教员，所以无怪乎他的作品具有十分谨严的高度逻辑性。另一方面，他的性格开朗纯真，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在我和他不多的接触当中，听他的发言和议论，感到他具有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这正是一个剧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这一部新作《家庭大事》还没有经过舞台实践，看来还不能做为最终的定稿，但是我也想对苏叔阳同志提一点意见。我想，在舞台上表演的戏剧应当尽可能给观众以美的享受，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净化上。读这部剧本，我感觉在这方面有点出了线。作者为了刻画人物性格，有时故意使用一些不够文雅的字句。譬如：“吃喽还得拉稀……”呀，

“缎子被窝盖臭屎”呀，“脚丫子味儿冲鼻子”呀，“给人家地毯上吐了口粘痰”呀……甚至于“喂牙花子”，“哈拉子”，“嘴叭唧得山响”，“润肠通便”，“钻过人家卡巴裆”之类都不够文明高雅，显然都有点流于恶趣，将会使观众感到不舒服。直率陈词，希望不要见怪。当然，这个意见也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答应为叔阳同志写这篇短序匆匆半年多了，这六个月来，我八次远行，始终没有安静下来。看过的戏和读过的剧本印象都不新了。也没有时间再作细致的阅读和认真的研究，只能说是聊以报命吧。但我相信富有才华机智，又有深厚功底的作者一定会写出更多的好戏来。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目 录

序.....吴祖光 (1)

家庭大事(四幕话剧) (1)

左邻右舍(三幕话剧) (96)

丹心谱(五幕话剧) (201)

四幕话剧

家庭大事

- 人 物**
- 何 贵 工人，六十多岁。
- 吕秀花 他的老伴，六十岁。
- 何新华 他的大女儿，三十二岁。某单位管料员。
- 何新民 他的儿子，二十八岁，出租汽车司机。
- 何新玲 他的小女儿，二十六岁，大学生。
- 施惠东 新华的丈夫，三十六岁，科学工作者。
- 张 柳 新民的妻子，二十七岁，某杂志编辑。
- 孔繁星 何新华的男朋友，四十岁，某单位科长。
- 严大爷 退休工人，六十多岁。
- 曹 欣 厂长兼党委副书记。
- 丁宝柱 青年工人。
- 其他人物 民警、工人若干人。

第 一 幕

一九八〇年五月四日，时近中午。北京。何贵家的大门外。门外是一条胡同，胡同口有棵洋槐树，洋槐花开得正旺。

槐树下，严大爷一个人蹲在那儿，正摆棋子，不时地瞅瞅紧闭着的何家大门。——没有转台设备的剧场，这一景可以在舞台一角，以追光照亮，舞台的其余部分淹没在黑暗中。

稍顷，“咣当”一声，何家的大门开了。何贵气冲冲地走出来，又使劲把门带上。

何 贵 （朝门口啐口唾沫）呸！

严大爷 大贵兄弟，我正候着您呐。杀两盘儿。

何 贵 （余怒未消）您说，咱们为人民服务几十年，养活了这么一群兔崽子！

严大爷 怎么啦？

何 贵 （走过来）嫌中国菜不好吃啦，非要做什么西餐，“沙拉子”！

严大爷 沙拉子？

何 贵 （拿起棋子儿，“啪”，走一步）唉，就是香肠，土豆儿，大青豆，拿生鸡蛋黄跟什么油调好喽，拌着吃。

仨破土豆儿，得好几个鸡子儿伺候着，弄不好吃
喽还得拉稀。

严大爷 噢，西餐！

何 贵 我不让弄，儿子就说我老憨。（压低声音）准是他媳
妇儿的主意。媳妇儿比爹妈金贵，眼下时兴这
个。

严大爷 （走着棋）我看新民媳妇不赖呀，知书识礼的，老远
就跟我打招呼。

何 贵 可她瞧不起我们工人呐，嫌我们家俗气。只要我
们一提“钱”字儿，她那嘴角就能撇到外国去。知
识分子这个假模假式劲儿，顶让人受不了啦。

严大爷 可你们家净知识分子。

何 贵 要不就窝心呢。大姑爷倒不整天撇嘴，可老往外
扔钱。

严大爷 怎么个话儿？（摆棋）跳马。

何 贵 出车。他那实验老没成功过。他们那领导都生气
啦，告他说，您甬改革啦，咱花不起那份儿实验
钱。他倒好，自个儿掏腰包儿，月月拉亏空。闹
得我们大闺女整天儿跟他……将！

严大爷 飞象。你那老闺女不错呀，眼瞅着就大学毕业啦。

何 贵 哼，跟新民媳妇儿一个德行，整天儿生活呀，理
想啊，穷叨叨，老是不知足。什么生活最理想？
仨饱俩倒儿，每天喝二两，接长补短儿地吃顿清
水煮饺……

严大爷 这就不赖。

何 贵 没共产党，能有这日子？！

严大爷 实话。你要退了休，咱老哥儿俩，打打扑克，下下棋，更滋润了。

何 贵 退休？人家退休有子弟顶替，我们家全上着班儿呢，谁顶啊！我还少拿工资。反正厂里头挺照顾，我这跟退休也差不离儿。再说，我们厂子那帮小青年儿，有一个正经干活儿的没有？老的退了休，他们得把机器拆了卖。过几年再说吧。

严大爷 也是。

〔大门开了，吕秀花走出来。〕

吕秀花 (走过来)严大哥，您好啊？

严大爷 (冲何贵)找来啦，(对吕秀花)饭得啦？

吕秀花 您不家去喝两盅？今儿老头子过生日。

严大爷 哟，给您道贺啦。六十几啦，您？

何 贵 小呐，六十二啦。(对老伴)你先吃去。

吕秀花 跟孩子生什么气呀，这不都是为了让你痛快？

何 贵 可我不痛快。

严大爷 得了，兄弟。

吕秀花 回去吃吧！

何 贵 我吃饱啦。

吕秀花 这可是胡说，打早上起，你吃什么啦？

何 贵 (一指棋盘)我吃着“车”呢。

严大爷 (收起棋盘)得，下午再杀。您呐，去吃“沙拉子”

吧。

〔严大爷收拾棋盘，道声：“回头见！”下场。

吕秀花拉着何贵往家走，小声嘟哝着他。

吕秀花 (小声)你呀， 大好日子干嘛自个儿找心烦儿呢。

何 贵 (跟孩子似的赌着气)瞧他们拾掇的那菜。

吕秀花 你不会不吃？得意什么吃什么。

何 贵 我看见就堵得慌。

吕秀花 闭上眼。再一说，今儿不是要给新玲说对象嘛，
万一人家来喽……

何 贵 有嫩肘子啊。(忽然弯下腰拣起地上两根竹棍儿。)

吕秀花 拣这干嘛？一个糖葫芦棍儿。

何 贵 积少成多，赶明儿编个鸟笼子。

〔开门，走进院子。舞台转向何家小院。院子里，正房的
廊檐下站着他的儿子新民、儿媳妇张柳。

何新民 }
张 柳 } (恭而敬之)爸！

何 贵 (神气十足)嗯。(背着手走上台阶)我可不吃“沙拉子”。

何新民 又怎么啦？

何 贵 我不吃。

张 柳 (笑着)没做那个。(拉开屋门)那是我给您准备的下
酒菜：凉拌土豆儿。

何 贵 嗯？嗯！(把糖葫芦棍儿放到窗台上，进了屋。)

〔吕秀花跟他进屋。

何新民 哼，老保守。

〔何贵一下子从屋里蹿将出来。〕

何 贵 什么？老保守？穿洋服、吃洋饭，外国人放屁都说香，那就叫先进？！

何新民 （嘟囔着）反正盲目排外不叫先进。

何 贵 排外？我不懂。我先拍你。（要扒鞋底子揍他）

吕秀花 （赶紧出来拦住）得了，跟他生什么气。（拽住他胳膊）

何 贵 （挣着胳膊）你不就开着出租车拉几个外国人吗？
唉？这就让外国人传染啦？连吃什么长大的都不知道啦？非得吃洋料？

张 柳 （劝解地）爸，您别生气。早给您温上二锅头啦，还有您爱吃的猪耳朵。

何 贵 今儿把猪八戒耳朵弄来我也不吃。（指着新民）你小子，早晚得忘了你是中国人。哼！（一跺脚，走进屋子。）

吕秀花 （对新民）就你嘴贱。（也进屋）

〔稍顷。〕

何新民 （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这就是咱们的老爷子！人家宇宙飞船都上了天，俩大活人在月亮上散步。咱们呢，还抱着老棉窝毡帽头儿当宝贝。给他端上盘儿外国菜，就跟灌他毒药似的。就这个，还现代化呢！

张 柳 （心烦地）说这管什么用，又不是才添的毛病。去，打个电话，看大姐在不在。

何新民 （伸出胳膊指着手表）哪天她这时候还在班上？不到十点她就走人……

张 柳 那她该回来啦。

何新民 你今儿怎么这么想她？

张 柳 人来齐喽，好一块儿给爸祝寿哇。要不，老头儿又该说咱们不懂规矩，摔盆打碗儿的……

何新民 规矩？大姐那儿早没规矩了。我看，早晚，她得把姐夫蹬了。瞧她跟姓孔的那……唉，这，老头儿就不管了。

张 柳 别说了。你去打电话，我还得伺候你爸去。（又烦又有点悲戚）他喝完一杯，你得再倒上一杯。

何新民 （赌气地）你要不愿意，就给他倒上二两“敌敌畏”！

张 柳 你！（稍停，进屋）

〔何新民坐在台阶上，心烦地一拍大腿，站起来走向大门。

〔大门开了，何新玲提着一个点心匣子上。

何新玲 哥！

何新民 请假回来的？

何新玲 今儿“五四”青年节，凑巧又是星期天，我回来赶饭吃啊。哎哎，你上哪儿去？

何新民 给大姐打电话去呀。

何新玲 （把点心匣子放在窗台上）别去了。

何新民 怎么？

何新玲 我在百货大楼看见她了，跟孔繁星一块儿买东西呢。

何新民 她没瞅见你？

何新玲 我躲开了。

何新民 叫她呀!

何新玲 我脸上发烧。

何新民 你害什么臊?

何新玲 嘻,姓孔的正拿胳膊给姐姐当围脖儿呢!

何新民 嘿,嘿!

何新玲 要说呢,这也不算什么。

何新民 (吃惊)什,什么?

何新玲 要是彼此心里都很纯洁,很坦荡,亲密朋友之间,就算是异性的朋友吧,拉拉手,搂搂肩膀,虽然在咱们这儿还不习惯,可也不算什么。

何新民 (有兴趣地)嗯嗯。

何新玲 有些人,表面上规规矩矩,见了女同志就红脸,看见穿短裙子的就骂街,电影上有个拥抱的镜头,他就愤怒指责,说是诲淫诲盗。可他心里比谁都脏,恨不得天下的美女都当他老婆!——没坏心思干嘛见了女人就红脸呐?!

何新民 透彻,精辟!

何新玲 虚伪、庸俗、自私,这就是我们当前社会上的一股风气!(忽地停止演讲)可……

何新民 可是,你为什么又看不惯我们的姐姐何新华同志呢?

何新玲 那是因为她不忠于爱情。一边儿胡搞乱来,一边儿又装作圣女。她自个儿就是个庸俗、虚伪、自私的典型。别看她漂亮。

何新民 (鼓掌)说得太对了。眼下这路人是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啊!嘴上说着为人民、为四化,心里想的是为自己。我算看透了,人就是为私欲而活着,社会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高等动物的集合体。跟一群刺猬一样,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谁也别扎着谁,可谁也不能离开谁……

何新玲 不对。我相信人间有正义、有理想、有爱情、有真善美……

何新民 还有傻小子、傻丫头。听我的吧,人呐,只有两种,一种是看透了生活的,一种是没有看透的。看透了,蝇营狗苟,没有看透的,还在理想的神话里睡大觉呐!

何新玲 你呢?你是哪一种?

何新民 我?!(停顿,不无沉痛地)我有时候想放把火烧了我自个儿。

何新玲 可又舍不得我嫂子。

何新民 我是头号儿没出息的人!(又颓然坐在台阶上)

[张柳从屋里出来。

张 柳 你怎么又坐下啦?(看见何新玲)哦,小妹。

何新玲 嫂子,你对哥哥的改造,成效不大呀!

张 柳 (苦笑一下)他又发牢骚了?(对何新民)又为什么?

何新民 (生气地)得了吧你。你自个儿就闹不清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昨儿晚上看着潘晓的文章嚼牙花子的不是你呀!